

两岸情

一个女律师的手记

项黎 著

百家出版社

两岸情

——一个女律师的手记

项黎著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岸情：一个女律师的手记/项黎著．—上海：百家出版社，2002.2

ISBN 7-80656-583-3

I. 两... II. 项...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8573 号

书 名 两岸情——一个女律师的手记

编 著 者 项 黎

责任编辑 丁翔华

封面设计 点 点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35000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656-583-3/I·22

定 价 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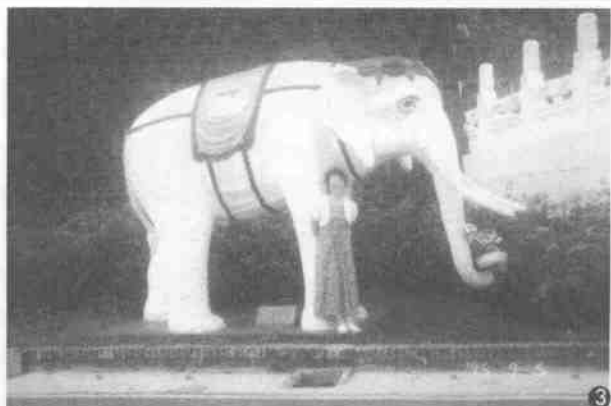


项黎

女，上海人，律师。现任上海市海峡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副会长，民盟上海市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副会长。

两岸情

- ① 台北大剧院
- ② 台北红毛房荷兰侵略者住宅
- ③ 文武庙——日月潭
- ④ 台南——古炮台
- ⑤ 台北火车站





1

- ① 台南安平古堡
- ② 台南市郑成功受降台
- ③ 台北露天剧场
- ④ 台湾花莲太平洋畔
- ⑤ 台北市郊
- ⑥ 阳明山火山区



2



3



4



5



6

- ① 台北故宫
- ② 台北圆山饭店
- ③ 高雄文化中心广场放风筝
- ④ 阿里山



序

读到《两岸情——一个女律师的手记》书稿纯属偶然。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结识了高级编辑吉传仁老师。吉老师与作者项黎律师是多年朋友，项律师书稿完成后，自然会请他审阅。吉老师是一位热心关怀青年朋友的长者，他随即把这部书稿交给我，要我初审，而后写篇读后感。我知道这是吉老师要我多一次实习锻炼，我便欣然接受下来。感谢吉老师对我信任，给予我这样一个挑战自我、测试我编辑能力的好机会。

读完书稿，我获益匪浅，感受如下——

这是一本表述夫妻情、骨肉情、思乡情、期盼两岸统一情的好书！

从书中，我读到了骨肉离散几十年中无数个日日夜夜女儿思父之亲情；读到了满头银发老妇人只为寻找失散40多年的夫君之痴情；读到了恋人为了信守年轻时誓言苦苦守候半个世纪的执著爱恋之情；读到了暮年老人千辛万苦要从台湾取回养老金无偿捐助给白血病患者的博爱之情；读到了年轻的上海后母尽心照顾台湾丈夫的5个子女而付出的款款之情；读到了台商投资故里回报家乡之乡情；读到了死后坟墓也要西望大陆的游子之情，等等等等，每读一篇，我都为其中的深情所感动。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现实社会里，谁能保持一份真情已属不易，更何况海峡两岸隔绝半个世纪来音讯全无，生死两茫茫，仍是那么真情相守，魂牵梦绕，望穿了眼，流干了泪，仍不能抛下那份情。谁说如今人间真情不在？！

在书中，有一个默默无闻却又实实在在地为着两岸同胞奔波忙碌的身影活跃在我的眼前，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她——，就是本

书作者项黎律师。项律师亲手创办了“上海市海峡律师事务所”，为两岸同胞提供法律服务。在10年工作中，她怀着满腔热忱帮助两岸的委托当事人办案，频繁往返于台湾、大陆，竭尽所能为当事人排忧解难。她勤奋、认真、敏锐、爱憎分明，出色地处理了许多棘手的案子。她的敬业精神，受到了人们的赏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当事人经多方打听，才找到上海市长宁路1515号她的事务所求助。不用赘言，读者可从“我”的活动中留下一位具体的生动的而且称职的律师形象。

台湾人、大陆人属同根同种，同是中国人，是骨肉相亲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有位台胞说，“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书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说着同一句话——我们都是同胞手足，都在同唱一首歌——中华情。过去，我对台湾的人和事知之甚少，读过此书，才对两岸情有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我要理直气壮地说：祖国要大统一，日月要两团圆，才能国泰民安，国家更加繁荣强大。

此书系项黎律师的手记，点点滴滴记录下她的办案细节，材料翔实，情节生动，语言平实，叙述细腻，由本人娓娓道来，一个个故事都有起因有结果，一个个人物鲜亮鲜亮栩栩如生，使读者如临其境，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全书21个小故事，用一个“情”字贯穿，虽然没有一篇写卿卿我我缠缠绵绵之情，但篇篇又都以情动人，感人肺腑，似一缕轻风拂过面颊，如一股清泉流过心洞。文如其人，此书体现出了一位女律师为民办事的品格风貌。

我在电视中看到过海峡两岸的专访，但在书市里却没见过写海峡两岸故事的书，如今我见到了，而且还成了此书的第一个读者，自然欣喜。我把这份欣喜之由告诉读者，相信读者读过这本书后，也会获得与我同样的感受。

华东师范大学 陆 楨

目 录

序	陆 楨
思亲	1
血脉相连	9
恩爱两茫茫	16
圆梦	26
后母的深情	33
台湾婆婆上海媳妇	42
在丈夫音讯全无后	54
奇怪的离婚请求	62
老船长的故事	70
共同呵护	78
哪能忘怀母亲	86
一个老和尚的父爱	93
五年后才想起养老金	100
补偿故里	106
魂断彼岸	114
把阿哥捧回家	121
眷恋乐山	128
高山族人的厚礼	136
西望的墓	146
有这样一位台商	154
“统一”真棒!	166

思亲

大概两岁吧，有一天，我躺在妈妈身边，也许听到妈妈在暗自抽泣，就爬到妈妈身上，去看妈妈的脸，见妈妈在流泪，我就默不吱声，悄悄地又爬到一边去了。妈妈见我沒有声响，就起身看我，她发现我正面对墙壁坐着，悄悄地用小手擦眼泪。妈妈惊奇中把我搂在怀里，哄我不要哭。妈妈问我：“你为什么哭？”我问：“妈妈为什么哭？”妈妈说：“妈妈想你爸爸。”我问妈妈：“爸爸呢？”这是在以后我经常念叨爸爸的时候，妈妈对我描述的情景。妈妈夸我有灵性，我想这灵性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是连着骨肉连着血脉的，这灵性使我的思绪永远牵着爸爸。也许，当我举起小手擦眼泪的时候，并不知道“爸爸”这两个字对我意味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听到别人家的孩子叫爸爸，看到别人家的爸爸抱着自己孩子的时候，“爸爸”两字的含义在我心中才开始清晰，才悟到生活中缺少爸爸是什么滋味。

等我稍稍有些懂事了，妈妈给了我那张包在手帕里的惟一一张爸爸的照片。从那时起我便有了对爸爸的记忆，只要我闭上眼睛，把照片贴在我的胸口，爸爸就会从照片上走下来。慢慢地爸爸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象，爸爸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鲜亮起来。我努力想像着爸爸可能的变化，我一点点长大，我也让爸爸在我的想像中一点点老去，我为爸爸加了白发、添了皱纹……每每念及加一丝白

发，我的心就会像刀割般疼痛；加一条皱纹，就会激起我要见爸爸的强烈愿望。

20世纪80年代初，报纸和电台时有报道台湾有人回大陆探亲的消息，我便萌生了寻找爸爸的念头，我的灵性告诉我，爸爸还活着。

1984年春，我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则一位台湾老兵陆先生自费在上海美术馆开书法展的报道，我带着拟好的“寻父启事”到上海美术馆找到了这位来自台湾的陆先生，冒昧地提出我的请求。陆先生十分乐意地收下了“寻父启事”，却把登报所需要的钱退还给我。陆先生回台湾不久，先后三次给我寄来登着“寻父启事”的台湾报纸，可就是没有父亲的消息。我随即又向香港红十字会、香港《文汇报》分别寄去了帮助寻找父亲的请求和“寻父启事”，没有多少时间，香港《文汇报》社寄来了刊登“寻父启事”的报纸，香港红十字会也寄来了同意协助寻找的回函，可仍没有父亲的消息。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浦江之声”栏目的周勤高老师得知我寻找父亲的消息以后，亲自上门为我录制了对台广播的节目。

我在节目中流着泪呼唤：“爸爸，您在哪里？您离去已整整36个年头！您走了，您带走了父爱，却要儿为您去忍受人间的炎凉。当我因为您的原因被人欺负的时候，您在哪里？当我因为您忍受羞辱的时候，您在哪里？爸爸，您可曾听到儿的呼唤？也许儿时有抱怨责怪之意，可这恰恰又是儿对父亲爱之深、念之切的心声。当云消雾散的时候，儿懂了，怨您怪您同样是不公正的，儿也没有这种权利，因为是您和妈妈把儿带到这光明的世界，是你们赐予儿获得一切的前提——生命，儿只应深怀感恩之情。

“如今，儿已长大成人，有了幸福的家庭。儿是一名律师，先生是法官，我的可爱的儿子正在上中学。每当儿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每当和先生孩子在一起欢笑的时候，您总会出现在儿的脑海中，儿多么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分享甜蜜、幸福的一切啊！爸爸，儿并无奢求，只盼着您安康的佳音，只盼着能见上您一面。虽然晚了一些，但总希望能

补上天下的孩子应该享有的一份父爱，也让我有幸向您献上天下父亲应该享有的一份孝心。

“爸爸，儿已抱定一个宗旨，一定要把您找到，无论您是健康还是病残，是富有还是贫困，在天南还是地北，在天上还是人间，儿都要把您找到。但愿您能听到，能给儿一点点消息。”

然而，这长长的呼唤仍没有任何反应，我在无穷无尽的思念中寻找和期盼着……

1988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望着悬挂在树梢上那圆圆的月亮，仿佛展开了翅膀，飞向那无边无垠的苍穹，飞过台湾海峡……我在心里呼唤着：爸爸，您在哪里？您何时才能回到儿的身边？您要儿忍受多少苦痛才能在儿的面前出现？您要儿经受多少人间炎凉才能给儿一点父爱？没有回答，天空中只有星星朝我忽闪忽闪地眨着眼，大地上只有秋风带来的树叶草木唰唰地响着……我记起照片上的爸爸，细细在心中端详，爸爸的眼睛凝视着我，爸爸的微笑告诉我：儿啊，我也思念着你！辛酸、苦痛、思念、渴望的眼泪溢满了我的眼眶，滴滴落在前胸。

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首小诗，以宣泄多少年来对爸爸的绵绵深情和苦苦思念：

您把儿带到这个世界，

却不让儿认识您的面容；

您把儿带到这个世界，

却不让儿知道您的行踪；

您把儿带到这个世界，

却要儿饱尝分离的伤痛；

您把儿带到这个世界，

却要儿忍受思念的苦衷；

爸爸啊，何时才能相聚？

思念啊，有始也该有终。

我开始到儿时的住处拜访老邻居，又到当地派出所拜托，到处撒下

了我的名片,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找回来的,因为我布下了“天罗地网”。

1990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我终于盼来了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的好消息:爸爸来信了!这封信是爸爸写给隔壁老邻居楼伯伯的,并托楼伯伯转给我们,爸爸想通过楼伯伯找到我和妈妈。我捧着爸爸的信,仿佛置身于梦中,爸爸亲笔书写的信一字字跃入我的眼中,亲切的话语一句句印进我的心头,任凭激动的、幸福的泪水不断地流淌,我在心中大声欢呼:“我找到爸爸了!我终于找到爸爸了!”

1990年夏天,我们父女相见了。在上海虹桥机场稠密的人群里,我出生以后果真第一次见到了爸爸,爸爸和我想像中的形象没有多少两样,只是没见一根白发。他穿着一件质地很好十分飘逸的丝绸花衬衣,一条宽松的白长裤,非常神气。虽然,这第一次相见不论从外表到心里都不免有些生疏,可我面对亲爸有生以来第一声喊出了“爸爸”。爸爸像要把我镌刻进他的心上,深深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又惊又喜。然后,他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含着热泪说:“我真没想到还能回家,女儿还当上了律师……”我挽着爸爸的手臂说:“爸爸,您和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样,只是您没有一根白发,我……”爸爸没等我说完,收起了热泪,呵呵地笑了,他疼爱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没有白发呢?我是怕把我女儿吓着才染黑的。”爸爸的一举一动让我心里热乎乎的,就这一句玩笑话,一个简单的动作,我已深深地感受到了爸爸对我的爱。

爸爸在我10平方米的家里安顿了下来,爸爸年纪大睡在床上,我们3人打地铺。我不好意思地对爸爸说:“我们刚分到新房还来不及装修,挤在这么小的房子里让爸爸受委屈了。”爸爸说:“你们可以住,我为什么不可以住呢?只要是住在家里,和我女儿、女婿、孙子在一起,这就是福气呀!”虽然房子小,一家人住在一起显得很拥挤,可小屋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祥和、快乐。我们父女俩谈了很多很多,我最想知道的是爸爸这么多年来是不是也一样思念着我们。我问他:“爸爸,您想不想我和妈妈

妈？”爸爸回答说：“怎么不想？自从离开家乡，没有停止过一天对你们的思念。到后来，常常半夜惊醒，突然坐起来，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回家去。”我又问他：“您为什么几十年一直不写信给我们呢？”爸爸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不敢直接写信给你们，我曾经为给你们写信而被军事法庭判处一年半徒刑，关在当时高雄凤山的军事监狱，差一点没有活着出来啊。”原来爸爸也一直思念着我们，为寻找我们几乎送掉了性命，我为我曾经有过的对爸爸的怨意和责怪而惭愧。我依在爸爸的肩头对爸爸说：“爸爸，现在我们团聚了，我要尽我所能对爸爸好，尽一份女儿对爸爸的孝心。”因住处没有卫生设备，十分不便，我心里非常不安。经与区“动迁办”联系，暂时借了附近一套尚未分配出去的新公房。搬家前一天，我先生所在的法院来了一大队法官帮助打扫房子、搬家，他们也顺便看望来自海峡彼岸的这位“老伯”。我爸爸得知后，不胜感激地说：“让你们法官来帮助打扫，不敢当。”大家都对来自台湾的亲人十分照应。

爸爸短短三个月的探亲假一眨眼就过去了，他走了，小屋里的快乐不见了，剩下的又是一片惆怅和思念。一到夜里安静下来，我就会特别想念爸爸，忍不住就爬起来给爸爸写信：

“爸，您走了，家里像缺了什么，好多次吃饭，总多放了碗筷，饭总剩下来，菜也吃不多。威威一连好几天放学回家一进门就找您。在无人时，在黑暗中，从梦中醒来，在独自一人吃饭时，无名的泪水总会默默地淌下来，不知这是为什么？爸，已有40多年没有您在身边，您一旦出现，就不该离去，好让女儿能天天看到您，天天守在您的身边，补上这么多年没有爸爸的缺憾……爸，我不敢写下去，怕您看了伤心。但我还是要让爸爸知道，女儿如何想念您。因为您是我的爸爸……”

爸爸在回台湾后的一年多里，没有回大陆。爸爸后来告诉我，回台湾后他就开始为我赴台湾探亲张罗，他重新到一家工厂看门上班了。当时台湾还不允许探亲，只能探病，控制很严。爸爸为了让我到台湾走一走，看看他生活了40多年台湾的家，拼命地干活，凡休假日要加班，他

总是抢着去，工厂的老板知道他已退休多年又来上班看门，是为大陆的女儿来台湾积钱，也会私下多给他一些加班费和奖金。终于，聪明能干的老爸在1992年夏天为我办妥了去台的手续，他自豪地说：“爸爸要让女儿来台湾，就不会不成功的。”但当我知道，爸爸规定自己一日三餐的费用不超过30元新台币时，我的泪水又哗哗而下。

“项黎要去台湾看她父亲了！”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上海女律师联谊会的理事们为我买了背包作礼物；上海家化厂好友葛总送来了美容券；老同学特地为我设宴饯行……司法局陈副局长笑着说：“我们相信你说的都是该说的，做的都是该做的。”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此次去台湾不仅仅是探望父亲，无形中我已成了海峡两岸友好交往的使者。最巧的事是，在临行前一天的上午，我在司法局召开的大会上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传达，无疑我会把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喜讯一起带到台湾去。

飞机徐徐升起，在我的律师生涯中，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几乎飞遍了祖国的天南地北，惟独没有去过美丽的宝岛——台湾，而且爸爸就在那里的候机室等我，所以心情异常兴奋。我倚着机窗口俯视着整齐的农田、起伏的群山、慢慢后移的朵朵白云，为祖国拥有如此美丽的大好河山而感动。当飞机飞入台湾海峡，就见那碧波荡漾的海面上，漫游着大大小小拖着长长白色浪尾的船只，时而又有一群一群海鸥飞翔着掠过海面，在明媚的阳光下忽闪忽闪的甚是好看。我想，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了，这将推动海峡两岸人民的友好往来。半个世纪的隔绝太长太久，真是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海峡两岸架起自由来往的彩桥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飞机在高雄的小港机场着落，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匆匆地向机场出口走去。一位检票的小姐用新奇和悦的目光打量着问我：“第一次来台湾吗？”我说：“是，我来看爸爸。”“欢迎你，你好幸运。”我完全理解小姐的好奇，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能从大陆去台湾的人屈指可数。机场的工作人员得知我是从大陆来的，非常热情，边说“快去，你爸爸在外面等急

了”，边帮着我把行李箱装上推车，让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到家的感觉。

我们父女俩又见面了，我们一起上了“的士”。我向车窗外张望，那宽阔的马路，一行行整齐的棕榈树，一个个槟榔小摊贩，高墙内露出堆积如山的彩色集装箱……在父亲家里，父亲把我安置得妥妥帖帖、舒舒服服。我们父女俩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父亲的家、父亲的生活是我最关心也是最想了解的。我随父亲到他的工厂，陪他值班聊天。爸爸的工厂在不宽的马路边，工厂门的对面就是一片坟地，花花绿绿的坟碑、墓穴。我问爸爸：“值夜班一个人害怕吗？”“怕什么？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在工厂的门房里，有一张小床，还有一条小狗，爸爸把我们吃剩下的肉和骨头带回来给它吃，说它是好帮手。爸爸眼睛不好，全仗它帮了大忙，还抓过几次小偷，我对它不禁好感起来，但我仍不敢靠近它。爸爸说，已请好假，过几天陪我上台北，因为我必须去台北走访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

来台湾前，老同学老朋友给我好多名片，为我介绍了一些关系，一来，让我替他们问候，二来，我在台湾期间碰到事情也好有个关照。爸爸陪我到了台北。在路上，我问他：“爸爸，在台湾还有很多人没有找到大陆的亲人吧？”他说：“是的，分离了这么多年，要找到亲人是很不容易的。”我说：“很庆幸，我们团聚了，可是两岸的来往那么不便，我在想能为大家做些什么……”爸爸说：“不论你想做什么，爸爸都会支持你的。”

我在台北拜访的一位咨询公司老董，他的太太是上海人，所以他对大陆的情况有些了解，也很想为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沟通做一些事。他派了罗总，为我安排了许多活动。罗总非常热情地陪我走访了台湾工业总会、台湾海基会，参加了不少群众团体活动，去了台湾大学、文化大学，认识了很多教授专家，还和台大的研究生座谈交流。在大大小小的演讲台上，我介绍了大陆的律师制度、大陆的法律、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传递了大陆改革开放的信息。在各种座谈会上，我真诚、轻松、友好地解答了台湾朋友们的各种提问。在一次由台湾工业总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合办的以“上海及华中地区投资厂商联谊会”为名的座谈会上，我作